

我自以为这辈子有三个“妈”。一个是天然的妈,第二个,觅来的“妈”,另一个是养出来的“妈”。

幸福的男人有三个“妈”

戴民

天然的妈妈,当然是我母亲,打小就在我耳边絮絮叨叨,母亲舐犊情深的模样,有时黏得真叫人不像个男人。

母亲是个“洁癖”,眼里容不下纤尘。上学的时候,我才穿上一天的内衣,回家就被扒下来搓洗,但凡玩得灰头土脸,她便苍鹰逐鸡,撵你里里外外弄干净。清爽爽为人,已然浸淫入骨。

后来,谋了一官半职,母亲反而忧心忡忡,她生怕儿子不清不爽,见了面,说得最多的总那几句话:“外面的饭少吃吃,身体要紧;不三不四的人勿要搭讪,做人要坦坦荡荡。”这些话,听多了,烦,遇事了,还真管用。

如今,遇见了熟人,不再“吃过了吗”的寒暄,熟人知道你大小是个官员,通常就“没事?还好吧”一类的关切。退休了,母亲见我“平安落地”,便是她最大的宽慰。我内心常感激妈妈,那些“絮絮叨叨”让你感觉始终依偎在温暖的襁褓里,做儿子的,幸福莫过如此。

第二个“妈”,是我妻子,也是个警察,当初是从一堆警花中觅来的。日子过久了,越来越觉得她像个妈,成天唠唠叨叨,仿佛为自己找了个“纪委书记”。

你顺风顺水,不见她喜形于色,顶多瞋你一眼,要不然,兜你一盆冷水,才腾起的那股喜庆劲,顷刻化为乌有。倒是被贬职那回,担心我想不

开,温言软语,左右殷勤。按她的话,多泼你冷水,才晓得自己骨头有几斤几两轻重。

有一回,她从外面旅游回家,神神叨叨说见了个“高人”,掐算说她有“旺夫命”,暗示我这辈子与她得唯命是从,家中从此乾坤挪移,做男人的悉听尊便,权当哄她开心,哪料人家蹬鼻子上脸,往后端着老妈架势,处处掣肘我。她倒也像我妈那么精明,你眼皮眨一眨,就能揣度到你在想什么。你若怜悯某个人,帮人家做点什么,她大都不反对,冷不丁还会提醒,不要滥施善心,问我那人值不值得帮?偶尔遇上个人,就会点拨道:“冲那人刚才一通酸不拉唧的话,就不是善类,听我说,离那人远点!”有时难免觉得她有些过分,一不留神露出厌烦不屑神情,她准能嚷嚷:“一天到晚为你买、汰、烧,选种带薪老妈子,你哪里去觅?”

同事曾调侃我,在老婆面前没有男人腔调,我反而替她伸张:“男人仗着夫人,才成丈夫嘛。”男人多顺着女人,幸福的日子晚年长,否则人老了,哪一天夫妻间翻点“毛腔”(闹别扭),人家“哼”的一声,忽然抹点口红,给你点颜色瞧瞧,恐怕幸福也就归零了。

老婆就像从前围在身旁的老妈,什么事都替你操心,已经让人浑身不自在,偏偏又有一个“小妈”要处处摆闲话,家里这两个“妈”“沆瀣一气”,你来我往,让人真有些透不过气来。

这个“小妈”就是我

女儿,人家好歹是记者,也是见大世面的人,女儿怎么成了我“小妈”?听我说道说道。

老妈平常喜欢唤我小名“民民”。小孩子那时还懵懵懂懂,大眼眨巴眨巴地问我:“民民是谁?我嘿嘿一笑:“民民是你爸爸!”“那我也叫你民民!”妻子替女儿做规矩,在一旁唬道:“民民是你叫的?你要喊他爸爸!”我不以为然,爸爸是个泛概念,“民民”是女儿眼中特指的那个爸爸,叫“民民”亲切,挺好!哪知道,从此,在女儿口里再也听不到一声“爸爸”。“民民,民民!”女儿一路叫来,怎么就像老妈在唤自己的儿子?

我们家里三口子,彼此关系就像母亲小时候教我们的一首儿歌:“老虎吃虫子,虫子吃筷子。”妻子是“老虎”,女儿是“虫子”,我便是那双“筷子”。我明白,我这“筷子”是拍不得老虎身上的,那等于没事撩拨虎须,自己寻死;而虫

子爬到筷子身上,时不时咬你一口也奈何不了,何况有“老虎”在一旁虎视眈眈,让你动弹不得。

前几天,接到一个电话,是社区工作人员疫情监督,据他们流行调查,称我呆过一幢大楼,那儿发现一个新冠病毒患者,通知我自觉去做核酸检测。我见露天排队做核酸检测的队伍若蛇似的长阵,又是风又是雨,便溜回家来。女儿闻知,傍晚下班就拖着我去医院排队做检测,嘴里还一个劲地埋怨,“民民,你怎么还不自觉?疫情防控是大家的事,都像你,疫情怎么控制好啊?”那口气绝不亚于老妈,一副“小妈妈”的腔势。

某一天,我也是偶然发现,妻子穿着一件不知哪儿淘来的羊绒套衫,背上绣着三个动物图案,左边是个竖着耳朵的兔子,右边坐着一个长着长须的老鼠,中间卧着一个憨憨的拉布拉多犬,正好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属相,就这么奇妙。妻子说也是无意中挑选买来的,只是觉得好看,倒是你眼尖,被你看出花头。也是天意啊,一个男人,被两个像老妈的女人裹着,这样的幸福哪儿去觅?



薄薄的书,就像午后的小点心一样可爱,一口吃完,尚有回味,想再吃却没有了。味道之好,就都在这里。从前很多书都是薄薄的。古籍也是如此,本来很多一卷册子不过几十页,装订起来自然是轻巧得很。譬如手头一册《南宋古迹考》,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一版一印,全书163页,书脊厚度不过5毫米,定价0.59

元,内含《南宋古迹考》《都城纪胜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《游船录》《游船续录》等5种书。这等书,于读者实在是便利,出门去找朋友喝茶,或去上班,携一册这样薄薄的书,等公交或上了地铁都可以展卷一读,既不累手,揣在衣兜里也不坠压。

日本多年来还流行口袋本,也叫文库本,书的开本乃比手掌略大一点,飞机上常见读者展阅这样的书。不过在国内,口袋本似乎一直流行不起来,出

2022年春节档,电影《狙击手》公映。公映在创百亿票房的《长津湖》之后,这部“小制作”影片丝毫没有露怯。我看《长津湖》,全程热血沸腾,而未曾流泪;看《狙击手》,禁不住一次次哭了。《长津湖》是以人写战;《狙击手》是以战写人。

导演张艺谋携手女儿张末,不仅再现了其对色彩的超强塑造力,将白雪皑皑、苍木茫茫的荒原,塑造成为一片惊心动魄、间不容发的肃杀战场;而且温情脉脉地抚摸过每一个“小物件”。是以,片中的每一物,都是一个故事、一段人生;是情,更是人。

长柄勺,锈迹斑斑,在瞬息生死的战场上,伸出这样一把勺子,令人忍俊不禁又心酸不已。然而,它们不仅是勺子,也是瞄准镜;又不仅是瞄准镜,更是使命、生命的传承。当班长刘文武决心赴死、用自己换回侦察兵亮亮时,他把勺子交付给了大永,鼓励这位他“手把手”培养的青年狙击手鼓足勇气。在大永与约翰生死对决的最后时刻,这把勺子再次伸出,每个人心里都不得不得掏一把泪,那一刻,仿佛看到牺牲的刘文武和大永并肩战斗。

影片构思精巧、布局细致入微,不止是勺子,望远镜、手套、铁板、急救包、糖块……几乎每个小物件里,都饱含深情、铺垫细腻。那些瞬间,记得仿佛春天的落叶、或暖玉消融的雪,不动声色地出现,毫不刻意张扬,不在乎人们是否发现;而一旦看见,就猝不及防触了心,久久也忘不掉了。

小徐惦记着班长的望远镜,那可是他们班仅有的一把望远镜,这个大孩子骄傲地对战友说:“我叔的东西,当然传给我!”那神气,就是属于他那年纪年轻人的,可直到牺牲,小徐也没有用上望远

镜。胖墩背起沉重的铁板,在湿滑的雪地,艰难地走向亮亮,但他失败了;当牺牲结局已然注定,望向生命中的最后一缕阳光,这年轻人突然开心起来,喊道:“大永,我想到了,我儿子就叫铁板!”他们不久前刚刚讨论过孩子的名字,那温馨的画面还如在目前,而伴随一声枪响,胖墩的身躯扑倒在雪地里,冷硬的铁板,在身旁无声无息,它曾是胖墩和战友生的希望,此刻是胖墩和儿子生命的联结。

电影只短短一个半小时,也许我们还记不全五班战士的名字,而他们的生命,映照在小物件里,那样真实而热烈,他们川味的乡音、青春的面庞、生动的灵魂,如同生根般扎在人们心里。

电影是影像的艺术,故事和思想都要通过画面来表达;故而,有的时候,托物寄情比直白抒情更深切、更具感染力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每一天都是冰与火、生与死的考验,战士们有太多情感无法表达、太多话语未及言说、太多心愿不能实现;战斗的快节奏,也决定了无法填补这些缺失和遗憾。而当影像将“物”的细节和意象发挥到极致,我们透过“小物件”又触摸到英雄的欢喜与哀伤、悲怆与豪迈,痛也真切,爱也真诚,不知不觉间,为这幽微的洞见而感动。

在影片尾声处,当大永拖着受伤的身躯回营,战友迎上来,连长喊出全体五班战士的名字,铿锵的应答声在雪原此起彼伏……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。生死契阔,与子同说。张艺谋深刻又深情,那一声声应答里,传递着:死亡并不是结束,有的人虽死犹生。

小物件大精神

李佳



看到小文题目,读者诸君可能联想到饮茶喝汤的用具。其实,这两款盛具旧时多被用来加热冷水,以作洗漱之用。瓦壶色灰,其形圆,口与底直径约三寸,壶腹稍大,直径约四寸,容量与现时所用热水壶相似。瓦壶盛水,水量至腹前即盖上壶盖,置于刚烧好晚饭的锅内,将不太烫的水倒入瓦盆中即可洗脸。旧时使用锅龄的人家多为贫民,无灶头烧煮。有灶头的人家为大户也。这些人家有三眼以上的灶头(一眼即一只锅,三眼即三只锅,以下类推)。更富者,除了大厨房的五眼灶头,小厨房还有三眼灶头。每两眼之间放置一只高约一尺、直径约八寸的铁质汤罐,三眼灶设两只汤罐,五眼灶设四只汤罐。有时汤罐内之水已至沸点,无须再烧热水洗漱了。

以愚之见,旧时瓦壶和汤罐的使用,实乃咱中国人勤俭节约品德之体现。

现在很多事,比如做项目,一心想做大的项目,想出大的成果,想写大的文章,想搞大的动静,小的种种,都少有人去做,做了也少有人关心,也颇可一叹。顿顿大鱼大肉,也是会吃腻的,不如来一客不为求饱的小点心、下午茶,在合适的时候也受人欢迎。人们看手机读屏幕,也是越来越短,注意力集中不了太久,愿意读纸质书的人也越来越少。前两年,中信出版社出了《企鹅经典小黑书》系列好几辑,每一辑都有10册薄薄的小册子,卖得很不错,这也说明薄薄的书还是很受欢迎的。

国内的书,这几年装帧越来越精美,书也越做越厚,那种薄薄的面目朴素的书日渐稀少。这当然要从好些方面来讲。出版社好不好容易出一本书,书号资源占用一个,却薄薄的没有几页,定价也高不到哪里去,就很不讨好,编辑也不愿意做。编辑也是有考核的,按出版的字数来计。书做得厚一些,装帧精美一些,定价高了,码洋可观,皆大欢喜。但是书太厚,出门携带不便,也是两难的事

薄薄的书

半农

出版社好不好容易出一本书,书号资源占用一个,却薄薄的没有几页,定价也高不到哪里去,就很不讨好,编辑也不愿意做。编辑也是有考核的,按出版的字数来计。书做得厚一些,装帧精美一些,定价高了,码洋可观,皆大欢喜。但是书太厚,出门携带不便,也是两难的事

创造年味

冯凯

位上跨年,并附上了过年的祝福心愿……有人总要享受年味,有人总要创造年味。对于群众而言,携一家老少出游便是他们的年味;对于民警而言,守护他们的安全便是为他们创造年味。小时候的我们是年味的享受者,坐享其成父母们给予我们的年味;长大后的我们是年味的创造者,在家里为父母创造年味,在岗位上为他们守护年味。

位上跨年,并附上了过年的祝福心愿……有人总要享受年味,有人总要创造年味。对于群众而言,携一家老少出游便是他们的年味;对于民警而言,守护他们的安全便是为他们创造年味。小时候的我们是年味的享受者,坐享其成父母们给予我们的年味;长大后的我们是年味的创造者,在家里为父母创造年味,在岗位上为他们守护年味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也曾因父母工作繁忙,得不到关注和理解而埋怨过父母,觉得自己不能“重蹈覆辙”,不应将工作繁忙作为疏于孩子教育的借口,要多和孩子沟通、耐心倾听、尊重他的个性和特长,适时地给予赞扬和鼓励,努力成为懂得孩子的父母。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,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。有的花,一开始就会灿烂地绽放;有的花,需要漫长的等待。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,自己的那颗还没动静就着急,细心呵护自己的花,慢慢看着它长大,陪着它沐浴阳光风雨,相信孩子,静待花开!



今日元宵节 朱莉摄

因为早产,儿子本就体弱多病,又因我和老公平时工作繁忙,疏于照顾,儿子的身板比起其他同龄孩子较为瘦小。记得去年6月初参加完新生家长会,我就开始担心儿子入园后能否和其他孩子和平相处,老师会不会喜欢他,万一其他孩子家长上门告状该怎么办。刚上幼儿园时,因为要上班我和老公都没有去送读,据奶奶说,孩子表现还算可以,哭了一小会儿。第二天、第三天上学,虽然免不了要哭一会儿,但放学回家后还是照旧撒欢。但是一周下来,我问起他幼儿园的事情,他总是爱理不理,“可是我想和你们在一起!”

一副不愿意多谈的样子,叫他干什么,也是别别扭扭、不情不愿,嘴里叽里咕噜地说:“我生气了!”甚至在奶奶不给他吃饼干时,威胁说不给他吃明天就不去上幼儿园。听到这话,我把儿子抱到怀里,开始了入园后的第一次谈话。“你为什么生气啊?”“我就生气!”“你不喜欢幼儿园吗?”“我不想去幼儿园,为什么要去幼儿园?”“幼儿园有我们家没有的玩具,有好多个小朋友和你玩,你不喜欢吗?”

“我不喜欢,幼儿园没有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!我想你们!”“你想我们的话,可以看看教室里贴着的我们的照片啊!”

聊着聊着,儿子突然嚎啕大哭起来,鼻涕眼泪狂流,嘴里一直嘟囔着:“我想你们!我不想去幼儿园!”没想到小小的身躯承载着如此之大的压力,我虽然心疼,但也明白这是儿子

相信孩子

卫贞洁

必须要经历的,跨过这个坎,他会成长。此刻我能做的就是静静地抱着他,任他发泄。

第二天早上,儿子起床后,一会儿说要看电视,一会儿说要睡觉,各种磨蹭,我只好边帮他洗漱,边给他做思想工作,在得知我会送他去幼儿园后,他

似乎心情好了一点,可是一到幼儿园,他就和老师说睡觉,噌噌地往午睡房跑,我急忙拉住他问:“为什么现在要睡觉?”“睡好觉起来就放学了啊!”我哭笑不得,再看周围那些哭得撕心裂肺的娃,不禁想到网上炒得很热的“分离焦虑症”,这大概是这个年龄段孩子感受到的第一种压力吧。

我们工作忙,平时儿子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带的,生活上照顾的较多,心理、智力方面关注得较少,所以儿子的自理能力、学习能力相较同龄孩子弱了一点,我想这也可能是导致儿子在幼儿园不自信、不适应的原因。想想自己小的时候,

养育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